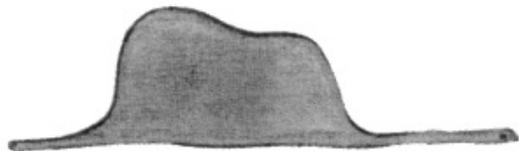


我六歲的時候，有一回看到一幅壯麗的圖畫，登載在一本描寫原始森林的書中，書名叫《親身經歷的故事》。畫的是蟒蛇吞野獸。下面是這幅畫的摹本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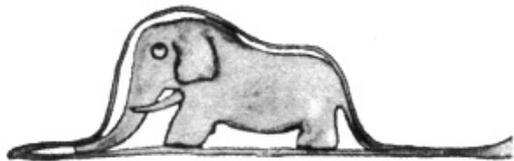
書中說：“蟒蛇捕到獵物，一口不嚼，囫圇吞下，然後不再游動，睡上六個月把它消化。”我於是對叢林中的種種獵奇反復思索，拿起一支彩色筆，也畫成了我的第一張畫。我的作品一號。原作如下：



我給大人看我的傑作，還問他們看了我的畫怕不怕。

他們回答說：“一頂帽子有什麼可怕的？”

我畫的不是一頂帽子。是一條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。為了讓大人們看懂，我又補畫了蛇的內部。大人們總要人給他們解釋。我的作品二號是這樣的：



大人們勸我別畫什麼剖視的或不剖視的蟒蛇圖，把心思用到地理、歷史、算術和語法上去。我就是在六歲的時候，一個光輝的畫家生涯中輟了。我的作品一號、作品二號沒有獲得成功，使我心灰意懶。大人們自個兒什麼都不懂，要一遍

又一遍地給他們解釋，真夠孩子們累的。

我不得不另選一個職業，學上了駕駛飛機。我在世界各地到處飛行。地理確實幫了我的大忙。我一眼就可區別中國和亞利桑那¹。夜裡迷了路，這是非常有用的。

我一生中跟許許多多的正經人有過許許多多的接觸。我在大人中間生活了很久，對他們進行過深入的觀察。這並沒有改進多少我對他們的看法。

我始終把作品一號留着，遇上一個我看來頭腦略為清醒的大人，就用圖畫考驗他。我要瞭解他是不是真的懂事。但是沒一回他們不是回答：“這是一頂帽子。”於是我不跟他談蟒蛇，談原始森林，談星星。我遷就他。我跟他談橋牌、高爾夫球、政治和領帶。大人很高興，結交了一個如此明白事理的人。



我就是這樣在生活中落落寡合，找不到一個說話投機的人，直到六年前遇到一次故障，降落在撒哈拉沙漠。發動機裡的什麼出了毛病。身邊沒有機械師，沒有乘客，我準備自己去完成一項困難的修理工作。這對我是樁生死攸關的事。我帶的水，勉強夠喝一個星期。

第一夜，我在沙地上睡看了，遠離人煙一千里外，比大洋中乘小舟漂泊的遇難者還孤獨。天蒙蒙亮，當一個奇怪的小聲音把我喚醒時，你們想像我是多麼驚奇。這個聲音說：

“請你……給我畫一隻綿羊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給我畫一隻綿羊……”

我跳起身，像遭了雷擊。我把眼睛揉了又揉，要瞧個仔細。我看到一個見所未見的孩子，神情嚴肅地望着我。下面是我後來給他畫得最成功的一幅肖像。不過，我的作品，說實在的，遠

注釋

1 亞利桑那，美國的一個州。

遠不及他本人可愛。這不是我的錯。我的畫家生涯是在六歲的時候被大人斷送的。我從來沒有畫過別的，除了那兩張剖視的和剖視的蟒蛇圖。

我兩眼圓睜，望着這次顯靈不勝驚訝。別忘了，我遠離人煙一千里外。我的小人兒既不像迷了路，也不像要累死、餓死、渴死、怕死的樣子。外表上決不是個走在沙漠中心、遠離人煙一千里外的孩子。終於能夠開口時，我對他說：

“不過……你在這裡幹什麼？”他慢悠悠地又說了一遍，彷彿這是樁非常正經的事情：

“請你……給我畫一隻綿羊……”

當奇跡過於動人心魄時，誰敢不照着辦呢。儘管遠離人煙一千里，處在死亡的威脅下，這件事看來有多麼荒謬，我還是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、一支鋼筆。但是，我過去主要學地理、歷史、算術和語法，想到這裡，我（沒好氣地）對小人兒說我不會。他回答說：

“沒關係。給我畫一隻綿羊。”

我從來不曾畫過綿羊，只會畫兩張畫，就把其中一張給他重畫了一遍。就是那張不剖視的蟒蛇圖。聽了小人兒的回答，我傻了眼：



“不！不！我不要蟒蛇吞大象。一條蟒蛇，太危險。一頭大象，又太佔地方。我家才一丁點兒大。我要的是一隻綿羊。給我畫一隻綿羊。”

我畫了起來。



他仔細看了一眼，然後說：

“不！這一隻病得很厲害。給我另畫一隻。”我又畫。



我的朋友露出善意的微笑，寬容地說：

“你看……這不是一隻小羊，是一隻大公羊。牠有角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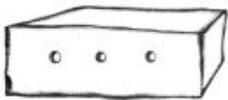
我又重新畫了一張。



像前幾張一樣遭到拒絕：

“這隻太老了。我要一隻綿羊，可以活很久。”

因為急於動手拆卸我的發動機，我不勝其煩，塗下了這一張。



然後嚷嚷說：

“這是箱子。你要的綿羊在裡邊。”

但是令我驚奇的是我的小法官居然笑逐顏開：

“我要的正是這個！你說要給這隻羊備上很多草料嗎？”

“問這個幹嗎？”

“因為我的家才一丁點兒大……”

“肯定夠的。我給你的綿羊也一丁點兒大。”

他低下頭看畫：

“不那麼小吧……咦！他睡熟了……”

我就這樣認識了小王子。

